



边看边聊

据报载, 期末前夕, 北虹高级中学 20 多名高一高二学生, 在虹口工人文体活动中心剧场演出了全本的沙翁名剧《仲夏夜之梦》。这场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而举行的演出, 引起了教育界和戏剧界的广泛注意。不由得回忆起我们当年中学时代的戏剧活动。

上世纪 50 年代, 上海一些中学的戏剧活动曾一度相当活跃, 不仅排演朗诵、独幕剧、活报剧, 有些学校还排练演出过多幕剧——“大戏”。印象里, 复兴中学演过《米拉姑娘》, 市三中女中演过《小主人》, 向明中学演过《龙须沟》, 我就读的市西中学则先后演出过《小雪花》和《祝你平安》, 还有大同、南模等校, 好像也曾经有过演出, 记不清了。

当时学生的课业负担不重, 升学的压力远不如现在那么严峻, 一般学校的课外文体活动都开展得较好。这当中, 学校领导的发动与组织倒是主要的, 主其事者往往是些热心的师生。有的同学会像着了迷似地全力以赴, 不仅付出大量时间精力, 有时还会把有限的零用钱都贴上去。记得一次为了商借有关服装, 三位女同学去歌剧院软磨硬泡, 一连几天, 终于感动了“上帝”。所用的车钱、租金全不在话下。

说起老师, 这类学校都有既热心又懂点戏剧的人物, 像复兴中学的朱健夫老师, 他曾在田汉办的剧社呆过, 多少掌握些表演、导演的知识, 在排演过程中接连培养起希希娟、曹雷、俞洛生等好几位著名演员。他们都很感谢他。像大同大学的方艾老师, 曾在部队文工团搞过编导, 在他的指导下, 大同不断排出些新戏。而市西的严信一老师, 虽然教的是数学, 但由于兴趣所在, 又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对同学们的戏剧活动起到了明显的辅导作用。可贵的是他们都是尽义务的, 不取任何报酬。

然而, 之后校园戏剧这朵花日见枯萎, 热衷于此的教师也越来越少。就以

笔者自己为例, 虽教书多年, 甚至当了校长, 也很难再像模像样地排练节目, 更不要说演“大戏”了。且不说学校对高考“排名榜”不容小觑, 就是家长也不肯让孩子投入此中。至于想报考影剧院校的学生不惜花重金外请辅导, 那是另外一条路子, 而且每每违背常情, 让有些人钻了空子, 并不是正常的培养文艺人才的渠道。

那么, 这次《仲》剧的演出又是怎么样促成的呢?

在教委的安排下, 沪上已经有了 17 所“戏剧特色学校”, 包括远郊在内的各个区县都有一所。北虹自然是, 刚获“白玉兰奖”视帝的胡歌的母校市二中学也在其中, 市二不仅培养出了胡歌, 今年还出了一位男生, 同时被 4 所艺术名校的编导专业看中呢。

“特色学校”的特色何在? 在于开始抓师资队伍, 抓指导力量了。一批来自上戏表演、导演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志愿者进入各校开设艺术拓展课程, 担任戏剧排练的指导。这次北虹演《仲》剧, 导演谢迪就是从上戏导演系毕业的, 现在浦东新区青少年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工作。

牵牛就牵牛鼻子, 校园戏剧活动的开展, 师资是关键。要有专门的相应编制, 而且可以多元化, 多渠道。专业艺术人员可以专派、特聘, 也可以兼职或视任务委任, 甚至定为专职教师, 这使每年艺术院校毕业的分配也多辟了一条渠道, 而校内现职教师, 不仅音美教师, 就是语文、史地等各科的教师, 凡有兴趣和一定基础的, 也可以兼职, 明确名分和待遇, 还可以市、区为单位办班培养, 予以辅导。

当前, 美育是学校教育的薄弱环节, 设置“特色学校”正是落实园办出台的“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意见的一项积极措施, 使这项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跨进了一步, 值得珍惜, 务必推进。

上海在校园戏剧活动方面有着光荣传统, 希望能借此机遇传承发扬, 以有助广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可喜的一步

从十七所戏剧特色学校谈起

过传忠

老爸当过新四军

张林凤

老爸因一句随意的话意外晋升一级工资, 这是他生前常向我们炫耀的。20 世纪 70 年代, 老爸到祖国的“大三线”贵州支内, 当时工厂派驻军代表。一次, 他遇见两位揣着枪的年轻军代表, 随口问:“枪法如何? 我与你们比试一下怎样?”孰料, 那两位羞涩地说没打过枪。老爸笑话他们的枪

是摆设, 吹嘘自己当过兵, 枪法准。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第二天就见厂区贴出大字报质疑老爸, 何时何地当的什么兵? 向谁开的枪? 专案组到老家家乡调查, 幸亏当年知情者健在, 证明他参加的是新四军。

老爸 16 岁那年的一天, 他头顶烈日正在“青纱帐”里劳作, 同乡带着一位穿长衫的陌生人找到他, “长衫”掏出用土布包裹着封面有红五星的本

本, 给老爸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侠骨义肠的老爸扔下锄头, 与家人不辞而别就跟着这两位到了新四军部队。老爸原本是在上海学裁缝的, “八·一三”日寇大举进攻上海, 他挤上货船逃难回家乡, 三艘难民船行驶在长江中, 他亲眼目睹当中的一艘船被日本军机炸沉, 鲜血染红了江面。这就是老爸要当兵抗日的动力。

聪明机灵的老爸当上新四军侦察兵, 学文化、训练杀敌本领, 抗日信心空前高涨。在几次侦察伏击中, 与小股日军遭遇, 亲手击毙过一个日本鬼子。但老爸新四军的年龄只有一年半。那次驻守在一个小镇上, 偶然被同村族人撞见, 才知祖父母四处寻他, 担惊受怕又不敢声张, 常在家暗自哭泣。有了父亲的消息, 祖父找到部队。那天老爸正在巷头掩体里放哨, 见有人来, 大吼一声:“站住, 口令!”来人竟是祖父。祖父要他回家, 他坚决不从。可别鄙视祖父思想觉悟低, 那时发现“抗日分子”, 全家都会遭殃。老爸是家中长子, 上有父母, 下有两个兄弟三个妹妹。僵持三天, 部队首长决定让老爸跟祖父回家, 在地方上协助新四军, 引导要

抗日的青年到部队。老爸一步三回头地被祖父拽回了家, 那张军属证也被烧掉。后来老爸成功推荐了几位青年参加新四军。但胆小怕事的祖父唯恐老爸再“惹事”, 亲自“押送”他到上海打工, 老爸与部队的联系就此结束。

没想到, 几十年后, 曾也是新四军的厂长, 了解到老爸的这段经历, 对他说“参加革命哪怕一天也有功劳”, 当即决定, 特批晋升老爸一级工资。老爸当过新四军的故事以喜剧结尾。老爸虽没“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同样为他自豪。

歌剧女皇玛丽亚·卡拉斯是我最喜爱的音乐家, 因此在多年的欣赏音乐过程中, 与卡拉斯有关的音像资料、文字材料等都是我四处寻觅的对象, 因而也遇到了许多有意思的经历。在收集有关卡拉斯资料的过程中, 我也积累下大量剪报。其中有一张 2002 年《高保真音响》杂志的剪报, 介绍了多国合拍, 由曾经与卡拉斯合作过的意大利著名导演泽菲雷里执导的影片《永远的卡拉斯》。我从不放过与卡拉斯有关的各种资料, 知道了这部电影后, 当然想要收入囊中一睹为快, 可十多年过去了, 此片犹如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我已不抱希望并渐渐淡忘时, 今年四月的一天, 这部电影的蓝光片突然闪入了我的眼帘。



智慧快餐 郑辛霆 心中有尺, 口中有度。

“大姐, 加我微信, 我给你发红包。”中午, 忙好手头工作正想休息一会儿, 微信上跳出来个加好友请求。最近冒出好多乱七八糟的人要申请加好友, 我坚信网上陷阱多, 懒得理会。

“加我, 给你发红包!”这个人还挺执着, 一会儿又发来一个。语气还挺牛, 我倒要看看骗子什么样, 我说红包是炸弹, 可就算这炸弹再危险, 只要我一分钱也不往外出, 就不会损失什么。于是, 我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刚点了确定, 一个红包“当”一下就发来了。好奇心使我忘了红包是炸弹, 迅速点开一看:哇, 50 元! 这世界还真什么人都有!“我是那天的大胡子。”还未等我回过神来, 微信上又跳出几个字。大胡子: 难道是他?!

前几天, 公司有急事, 命我迅速出差赴京, 于是我一边用手机订票一边打“滴滴”赶去机场。信息

危机

葛鑫

化时代就是方便, 一个手机就把事情都搞定了。几分钟后, 一辆“滴滴”停在我面前, 是一辆九成新的本田。开车的是个长满络腮胡子的男人, 外表很彪悍, 单从外表看不出多大年纪。快八点了, 我还要赶晚上九点半的航班, 加上住得比较偏远, 再换车已来不及。我虽徐娘半老, 却也风韵犹存, 万一歹徒趁我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咋办? 况且我身上除了手机和一张信用卡, 也没带多少“保命钱”。我紧张地

坐进车里, 瞅准时机偷拍下司机的长相, 以备关键的时候可以给警察指认。车内不时传来一阵阵刺鼻的香味, 我皱了皱眉。“刚才有个妈妈在车内给孩子喷了驱蚊水……”大胡子边说边摇下车窗。

“这么热的天, 你开窗户……”我说了一半, 看他凶神恶煞的样子, 后面的话没敢说就咽了回去。最近常看到歹徒劫持

恩师

朱德发

在人生旅程中, 我遇到过很多老师, 最难忘的是我的小学老师——张雅蝶。小学四年级时, 原来的班主任长期病假, 张老师刚毕业就被分配到我们班当班主任。小学四年级前的我, 顽皮得很。每天放学, 不是打弹子、搨豆腐夹子, 就是爬树抓知了、捉金龟子, 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四年级还没戴上红领

走在信息公路上, 不留神开个小差、看趟野眼, 只稍慢半拍就被抛出老远。“围脖”尚未织完, 又玩出个“微信”来。一时引朋呼伴, 男女老幼争着建群, 据说有创六十多个群的纪录。手机在握, 每时每刻“微来微去”, 忙得不分昼夜。芝麻绿豆全往手机里传, 天下大小事, 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

“微信”的优点无须细说, 如今无论老小, 手机几乎人人有, 备两三部的不稀奇, 这机不叫那机响, “低头族”埋头“读屏”的用功样, 堪比高考前的学生。坊间还流传几种规矩: 饭局上谁看手机, 那顿饭钱就归其埋单; 教授上课前, 教室门口置一小箩筐, 学生须先交出手机方能进课堂……我常替眼科、颈外科、手外科的医生瞎担忧: 他们将忙不过来, 接诊量与日俱增那是一定的。“微信”是把双刃剑, 使用有度才对。

潮流可以不起, 主流不能不跟。我是跑不快的人, 样样野, 至今没人“群”, 因为怕烦, 怕多事。早先我连短信也不会, 别人给我“短”过来, 汉字虽寥, 但符号却多。符号中若带象形意的, 权当它象形文字, 连蒙带猜; 而那些小人头像, 图示很玄妙, 我弄不明白, 只好不耻下问, 最“下”甚至问到幼儿园小朋友。人际交往用文字多好, 汉语词汇丰富生动, 好词佳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杀出个短信来, 于语法、修辞、逻辑全弃之不顾。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表情符号传递信息, 尚拒绝不得, 微信就更屏蔽不了。人若眼盲, 看不清方向很危险; 智能通信设备“盲”了, 更麻烦。京剧演员上戏台须勾脸谱, 脸谱有红、白、黑、绿、花之分, 是人物性格和特征的象征。识得脸谱看懂戏。短信、微信均是如今“快餐文化”的衍生品, 有如京剧的脸谱, 你必须认识它。人生是座大戏台, 各角色脸谱远比京剧勾脸复杂得多, 我等必须努力学习。

六七月间在北美游, 旅程长了点。一团的游客, 大都时尚得很, 车开路上, 除了睡觉就是翻手机上网。我不懂自然也不多嘴, 一路窗外观景, 也颇得其乐。本人跑速慢, 又届迟暮, 对玩时髦的东西热情不高, 学点常识是应该的, 痴迷其中可不行。“不为最先, 不耻最后”, 鲁迅先生说的话, 我很以为然。

乘客的新闻, 我还是少说几句, 到机场了事。于是我闭上眼睛佯装休息。“身上有钱吗?”果然怕什么来什么, 大胡子倒是不绕弯子, “我没带现金, 去机场过路费没法付, 送完你我得回去。”我翻下车包, 此刻, 小命拴在车上, 钱能解决的是小事。谢天谢地, 包里还有几百元, 可没零钱, 只有一张五十的最小。

“给。”五十元一递过去我就后悔了: 万一他嫌少怎么办? 我手又伸到钱包里, 决计为了保住小命把剩下的几百元都给他完事。“回头还你。”未料大胡子接过五十元并没多话, 只是顾自开车。我暗自庆幸这“劫匪”胃口不大。到机场, 我用手机付好车费就飞一般逃离了。后来, 我把这段与“歹徒”擦肩而过的经历讲给同事听, 大家自是一阵感叹。

今天, 大胡子竟把“劫”去的五十元钱用“红包炸弹”还给了我, 我突然感觉: 一场危机去了又来了, 来了又去了。



也不唱该剧了, 理由是因为当代另一位艺术家已经把这个角色演唱得尽善尽美, 你再唱还有什么意义呢?

从 1947 年开始的十五年艺术生涯中, 她成了一个象征, 深深地镌刻在歌迷的脑海中, 她那种撼人心灵的表现无人能够企及。这完全是由于她把身心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艺术中, 歌剧需要什么, 她就提供给听众什么。正如她生前最后几次接受访问时一再强调的: “身为一位歌者, 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心全意为艺术服务、要做艺术最忠心的仆人。”我想, 这就是卡拉斯的声音和艺术能永续流传的真谛, 也应该是一切真正艺术家对待艺术的态度。

永远的卡拉斯 洪为中 一艘希腊军舰在爱琴海的波涛中起伏, 船舷边当时的希腊文化部长, 在《托斯卡》“为艺术为爱情”的乐曲声中, 将卡拉斯的骨灰撒在了波涛汹涌的爱琴海中。在卡拉斯一生饰演的数十个歌剧角色中, 完美地诠释了“表演”和“创作”的区别。她饰演的这些角色是音乐、戏剧和舞台动作的复合体, 也仿佛她就是剧中人的化身。她最善于表现人的内心深处最纯朴的感情, 通过在饰演的角色中注入戏剧性的力量, 映射出内心深处隐藏的各种激情, 因而感动我们。德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伊丽莎·施瓦茨科普夫观看了卡拉斯主演的《茶花女》后, 决定再



扫一扫, 关注“夜光杯”

